

晚明禪真小說版本考釋

——兼論《禪真逸史》之序文與編纂

許庭慈*

摘要

明代小說出版業蓬勃發展，於天啟、崇禎時有《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的先後出版。兩部小說作者皆為清溪道人方汝浩，刊刻者分別為杭州書坊爽閣主人夏履先與翠娛閣主人陸雲龍；內容題材分別以南北朝梁代與唐朝為背景，雜揉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修仙、市井人情等題材，開展情節敘事。本篇論文欲從《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的版本考釋出發，在梳理其刊刻與承衍的過程中，釐清小說本身的出版情形，亦欲藉由其序文，了解創作者、出版者、作序者與禪真小說之關係，以探討小說的成書及其與其他出版品之關聯。

據考察，《禪真逸史》有明爽閣夏履先原刊本與明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於清時有夏履先刊本與明新堂刊本、文新堂刊本、清末石印本四大版本，在版本流傳之時，有序文越來越少、圖像改易更動之趨勢。而《禪真後史》之版本則有明錢塘金衙原刊本、明代與清代所刊之錢塘金衙重刊本、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清本衙刊本四大版本，其中圖像更易與情節刪削，是版本間之特色。而關於首篇序文選擇托名唐代太史令傅奕之作，實傅奕為正史上大力排佛之人，且為眾描寫佛道相爭的小說所援用，其形象可回應《禪真逸史》一書對於佛道的討論、其官職可作為小說以史作為宣傳之效。除此之外，《禪真逸史》序文中夏之日其人亦有為崇禎年間武林陸氏崢霄館所刊、冲和居士編選之散曲集《纏頭百練》作序，又冲和居士與陸氏分別為《禪真後史》之評校者與刊刻者，其中相關禪真小說成書之人等與出版商之互動，亦是本文關切所在。

關鍵詞：《禪真逸史》、《禪真後史》、傅奕、夏之日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一、前言

隨著明代出版業的蓬勃發展，小說寫作題材內容日漸擴大，故而出現許多不同類型的小說。故於小說研究中，慣汲取其主要題材，歸類有講史小說、神魔小說、人情小說、¹歷史小說、俠義小說、公案小說、時事小說、話本小說、艷情小說、世情小說等。然明代小說為擴充情節內容，重疊各種題材在所難免，《禪真逸史》、《禪真後史》（後共稱禪真小說）正是如此，故過往研究者將混合了多元題材的禪真小說定調為「混類」。²關於禪真小說的前行研究，大多聚焦於內容思想之上：陳筱玲《《禪真逸史》研究》一文中首先略論《禪真逸史》版本、作者與流傳影響，其後將小說的思想主題分為：神魔、歷史、俠義、世情、愛情、公案六大題材，以「混融」的角度與結構美學分析情節間的因果關係，認為小說類型為混類的《禪真逸史》於刻意標舉外在價值——高雅、品味之時，亦彰顯了上層階級的文化表徵。林秀芝《《禪真後史》研究》對於《禪真後史》之研究方法則近似陳筱玲，首先考察小說版本與作者，其後將《禪真後史》置於明末小說性別、三教合一的思潮中，論析其寫作背景與主旨；對於小說內容以「官場醜態的揭發」、「僧人犯戒的揭露」、「世態炎涼的揭示」、「濟世胸襟的彰顯」、「忠義孝親的宣揚」、「題材多元的融合」六面向加以論述，從情節橋段、人物角色的設置，進而定義小說「藝術表現」、「人物刻畫」、「環境描寫」、「語言運用」之價值。在此些研究中，所關注者為禪真小說背後的文學藝術及思想內涵，對於文本分析及其思想主題爬梳相當清晰。然觀《禪真逸史·凡例》及眾序文多次提及小說是「可與水滸頡頏千古」、³「將罄宇宙之奇，以夸示乎國門，則水滸諸書色衰矣」、⁴「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⁵試圖將《禪真逸史》與大流行於市的小說比肩，可見小說之成書不僅是作者思想的呈現，更是與時下出版市場息息相關。故若以

¹ 詳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205-302。

² 《禪真逸史》、《禪真後史》故事內容，兩部小說分別以五代與唐朝為背景，是有如歷史演義小說；而《逸史》中之情節有林澹然、杜伏威、薛舉、張善相等人成長冒險、行俠仗義之情節，《後史》中有劉仁軌、瞿琰之為民除害、遊歷四方，皆有如英雄傳奇小說；兩部小說牽涉到的法術與修道成仙，一如神魔小說；而關於主人公與各種人物的互動等，亦是人情小說特色之展現。是故，學界諸家小說史對於禪真小說的分類，全因其駁雜混融而有歸為俠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小說、人情小說等之屬。參陳筱玲：《《禪真逸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2009年。

³ 明·清溪道人：李蕃〈序〉，《禪真逸史》（明天啓年間原刊本，約西元17世紀），卷首，頁8上。

⁴ 明·清溪道人：李儁卿〈序〉，《禪真逸史》，卷首，頁17下。

⁵ 明·清溪道人：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八條〉，《禪真逸史》，卷首，〈凡例〉頁1上。

出版文化的角度關照，跳脫出混類的歸納，藉由整理小說的版本與對序文的探究，將能更全面地理解小說的編纂。

《禪真逸史》、《禪真後史》兩部小說一前一後續集出版，成書於明代天啟、崇禎年間，作者皆為清溪道人方汝浩，刊刻者分別為杭州書坊爽閣主人夏履先與翠娛閣主人陸雲龍。兩部小說分別以南北朝梁代與唐朝為背景，雜揉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修仙、市井人情等題材，敷演故事內容，開展情節敘事。《禪真逸史》，全名《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8 卷 40 回，前有方汝浩等 15 人序文及〈凡例〉、〈源流〉。故事內容，起自梁武帝即位（天監元年，502 年），終於唐高祖武德年間（618—626），前後百年間事，前 20 回以東魏軍官林澹然為主線，敘其因得罪權貴而出走為僧，浪跡天涯後定居張太公莊上，收子授徒；後 20 回則是以林澹然之徒杜伏威、薛舉、張善相為主線，敘述三人出身、成長、結義、闖蕩、稱王、招安、成仙、道封的過程，師徒三人終成「一禪三真」之美名。而《禪真後史》，全名《新鐫批評出像通俗演義禪真後史》，全書 10 卷 60 回，前有陸雲龍序文 1 篇及〈源流〉。小說之故事內容，起自隋末亂世之時，終於唐武則天時期（690—705），前後七八十年事。全書承接《禪真逸史》，敘述薛舉重新托生為瞿琰，懲姦除惡、降妖除魔，最終亦急流勇退，修道成仙之故事。

是故，本文首先整理《禪真逸史》、《禪真後史》兩部小說的版本，論析版本間的特色與傳承；其次，由《禪真逸史》原刊本眾多序文中之篇首——傅奕〈讀禪真逸史〉之內容及其人事，論析小說托名作序之情形；最終，藉由另一作序者夏之日之人，考察與禪真小說相關連的出版品，以期一窺小說的刊刻與編纂。

二、《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版本考釋

《禪真逸史》、《禪真後史》成書於天啟崇禎年間，此一前一後出版的系列小說，明亡入清之後仍多有刊刻，以下分別就兩部小說之版本，做初步考釋，以釐清其版本系統與承衍。⁶

（一）《禪真逸史》

目前所存《禪真逸史》版本，明代者有二，分別為明原刊本、明崇禎間本衙

⁶ 本論文對於小說版本系統的判准與區分，是以查找學界前輩對於小說訊息的著錄與世界各國圖書館藏本的版本資訊為先，再藉由古籍影印本、線上數位資源或實際訪書（能寓目者為：明原刊本、明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清初夏履先本衙刊本、清明新堂刊本、清文新堂刊本、清末民初石印本，餘下者為書目檢得），就成書體例（序文、插圖、分卷分集等）、刊刻年代、作者署名、版刻形式（行數、字數、版心、字體等）、藏書印等加以整理，而論其版本系統。

爽閣刊本；清代者有五，分別為清初夏履先本衙刊本、清明新堂刊本、清文新堂刊本、清寄暢樓刊本、清末民初石印本。關於明原刊本《禪真逸史》之紀錄，孫楷第《通俗小說書目》記載《禪真逸史》「存明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有插圖二十葉」藏於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⁷路工《訪書聞見錄》中〈古本小說新見〉「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條之「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插圖八十葉，十五人序文」，⁸兩本雖版式與圖像等據兩位學者敘述而言約略相同，然因無緣得見慈眼堂本，故無法確認孫氏、路氏之二刊本是否為相同之原刊本。明原刊本《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8卷40回，版式為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四周單欄，有界線，有批點、天頭有評，無封面。此即路工所言之明原刊本，在眾多先行研究中皆言其未詳、未見，然實際查找，此刊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實為可見。此藏本除缺第二葉外，所收序文數量與路氏所言相同，為：傅奕〈讀禪真逸史〉、諸允修〈奇俠禪真逸史序〉、徐良輔〈題奇俠禪真逸史〉及李蕃、施途原、翁立環、陳台輝、徐良翰、閻宗聖、謝王鄰、李文卿、李雋卿、夏禮、夏之日、方汝浩之文，多達15人。其後有〈禪真源流〉一文，述評《禪真逸史》故事背景之史事與王朝遞嬗。全書共有圖像80幅，大都置於每回回首，為描寫當回內容而做圖。至於鈐印者眾多，除路工藏書印「路工（朱文方印）」外，於每篇序文後皆有作序者之圖記，共有三十印。⁹於正文中，巽、離、兌三集頁首在註記評校者時，使用「評較」二字，為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諱，¹⁰可知刊刻時間不早於天啟一朝。此原刊本內容完整、插圖豐富，為眾多版本中最全者，故本文將以此明刊本為主，

⁷ 「存明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有插圖二十葉，記刻工姓名曰『素明』刊，藏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詳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89。

⁸ 「明天啟年間杭州爽閣主人履先甫原刊本，圖八十葉，極精細。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前有傅奕、諸允修、徐良輔、李蕃、施途原、翁立環、陳台輝、徐良翰、閻宗聖、謝王鄰、李文卿、李雋卿、夏禮、夏之日、方汝浩等十五篇序跋……此書崇禎年間有翻刻本，翻刻本圖只有二十頁，序跋只有徐良輔與作者的自序。」詳見路工：《訪書聞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55。

⁹ 有諸允修（陽文方印）、辛丑進士（陽文方印）、章斐然印（白文方印）、羽明（陽文方印）、徐良輔印（白文方印）、李蕃（陽文方印）、蜀窗司馬（白文方印）、施途原（白文方印）、乙丑進士（陽文方印）、嗣蒙父（白文方印）、翁立環印（白文方印）、陳台輝印（陽文方印）、階平父（白文方印）、徐良翰印（陽文方印）、許王氏（白文方印）、閻人宗聖（陽文方印）、華酒禪家（白文方印）、謝王鄰（陽文方印）、翼台父（白文方印）、李文卿印（白文方印）、仲玉父（陽文方印）、李俊清（白文方印）、惠萬（陽文方印）、夏禮（陽文圓印）、現身說法主（陽文方印）、綠窗高臥（白文方印）、夏之日印（白文方印）、玉對風前（陰文方印）、方汝浩印（白文方印）、清溪道人（陽文方印）等三十印。

¹⁰ 根據《古本小說叢刊》所收之《禪真後史》（同人堂刊本）題解所言，《禪真後史》卷首題「新鐫批評出像通俗演義禪真後史」，署「清溪道人編次，沖和居士評較」，其中「校」或作「較」，惟避明熹宗諱，可證刊刻於天啟之後。相同避諱亦可見於《禪真逸史》之中，故此引《古本小說叢刊》說法。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禪真後史》，《古本小說叢刊》第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6。

進行比較論析、開展論述。

所謂明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8卷40回，一為中國浙江圖書館藏，由《古本小說集成》景印收錄；一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藏。據考察，此兩藏本封面、序跋、版式相同，皆是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四周單欄，有罨線，有批點；版框高約25mm、寬16.8mm。封面右側上書「批評通俗演義」，中問題「禪真逸史」，左側言「此南北朝秘笈，爽閣主人而得之，精粹以供海內，刀筆既工，讐刊更密，文犀夜光，世所共賞。嗣此續刻種種奇書，皆膾炙人口，侏有棍徒濫翻射利，雖遠必治，斷不假貸，具眼者當自鑒之／本衙爽閣藏版」，後接徐良輔〈題奇俠禪真逸史〉、傅奕〈讀禪真逸史〉、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八條〉3篇序文、目錄、正文，無明原刊本之〈禪真源流〉，全書亦無圖像。至於圖記及藏書印方面，除徐良輔、夏履先、爽閣三記兩藏本皆有外，浙圖藏本多鈐有浙江圖書館珍藏本（朱文方印）；臺師大藏本則多鈐有清代知名藏書家繆荃孫之雲輪閣（朱文長方印）與荃孫（朱文長方印），可知此部《禪真逸史》曾由繆氏所收藏。除封面、序文外之正文部分，兩藏本內容、分集、字句、評點皆同於明原刊本，可視為同一之版本系統。

入清後，《禪真逸史》之夏履先刊本、明新堂刊本、文新堂刊本等，皆為8卷40回，且附有圖像9幅，較之以明原刊本的回回故事繪圖，改易為繪製小說中人物：武帝、傅司農、林澹然、薛志義、杜伏威、查近仁、薛舉、令狐氏、張善相九人，葉a為圖，葉b為贊，置於全文最前。¹¹清刊本中上述15人、3人序文皆未見，皆僅存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八條〉，然〈凡例〉中所言小說「典核要害之處，則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華奇幻、摹寫有趣之處，則用。或明醒警拔、恰適條妥、有致動人處，則用。」¹²正文中應有圈點、評析，但眾清刊本正文中並未有見，是故可推知清代刊刻《禪真逸史》時，重新刊刻正文之時，並未更動〈凡例〉之說明字句，以致正文體式不符〈凡例〉之說。

¹¹ 據戴不凡《小說見聞錄》中言，此些九葉圖像皆出自金古良《無雙譜》，僅作人物名姓、贊語之替換。《無雙譜》刻於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編繪者為明末清初浙派版畫大家金古良、鐫刻者朱圭則為康熙時期的御殿刻工。書中自漢代至宋代中挑選四十多位廣為稱道之名人作畫，並附有墨書題記介紹人物的姓名及小傳。譜中人物版畫精美，多有成為瓷器紋飾，盛行至今。陳筱玲於其碩士論文《禪真逸史》研究中指出，實際考察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之九頁插圖與金古良之《無雙譜》，確如戴氏所說，譜中之羊祜被易為梁武帝、文天祥易為傅司農、陶淵明易作林澹然、岳飛變作薛志義、班超轉作杜伏威、李泌成為查近仁、孫成為薛舉、蘇蕙則成狐氏、董賢成為張善相。詳見戴不凡：《小說見聞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70-271。陳筱玲：《〈禪真逸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2009年。

¹² 明·清溪道人：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八條〉，《禪真逸史》，卷首，〈凡例〉頁3下、頁4上。

其中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之清夏履先本衙刊本與日本公文書館藏清明新堂刊本，除封面、〈禪真逸史凡例八條〉外，目錄、圖像、正文版刻相同，書籍大小皆為中小型本。其版式為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版心花口，單黑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四周單欄，無罨線，無批點；版框高約 17mm、寬 11mm。清夏履先本衙刊本封面題「清溪道人編次／禪真逸史／本衙梓行」（下稱清本衙刊本）；清明新堂刊本封面則題為「通俗演義／禪真逸史／明新堂藏板」，兩者有所不同。關於〈凡例〉之別，清本衙刊本〈凡例〉字句則與清明新堂刊本、明原刊本有些許差異，文末署名亦不與清明新堂刊本、明原刊本之「古『杭』爽格主人」同，改稱「古『吳』爽格主人」，且並未有夏履先印（白文方印）、爽閣（朱文方印）兩印。然而，過往前行研究大都將清本衙刊本與清明新堂刊本視為兩獨立版本論述，實際考察古籍後發現，兩刊本除封面與〈凡例〉不同外，其餘版刻、內容皆相同，亦皆以中小型本刊行，實為同一版本系統也。

清代除本衙刊本、明新堂刊本外，亦有文新堂刊本，與前二者屬不同版本系統。清文新堂刊本，8 卷 40 回，有藏於國立臺灣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其版式為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四周單欄，有罨線，有批點；版框高約 20.5mm、寬 14.2mm。目錄有缺第 36 回至第 40 回之回目，但全書正文仍維持 40 回，並無缺漏或刪減。較之以清本衙刊本與清明新堂刊本，內容皆同，唯文新堂刊本之圖像人物名姓置於右方，繪製線條更為細緻，贊語則部分字句有所細微不同。另於震集卷之四葉首註記編者與評者時有誤字為「清淡道人（原為：清溪道人）編次」、「咽波釣徒（原為：煙波釣徒）評訂」。除此之外，此文新堂刊本最特殊之處為部分葉面版心下方記有刻工姓名，經查閱《明代刊工姓名全錄》可得大部分刻工皆為明時之人，¹³此藏版或刻於明時，或於清代重刊時，仍著錄刊工姓名。

另外，《禪真逸史》亦有河南圖書館藏清寄暢樓刊本¹⁴與白下翼聖齋刊本，目前未見。而白下翼聖齋刊本，亦有藏於中國北京圖書館，為馬廉舊藏，據魏隱儒《書林掇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紀錄，其封面文字與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大致相同，惟左側「本衙爽閣藏板」之處記為「白下翼聖齋藏板」。¹⁵再者，《禪

¹³ 詳見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62-184（何氏刻工）、頁 713-730（楊氏刻工）。

¹⁴ 申暢於〈明代中州小說大家方汝浩及其代表作《禪真逸史》〉提及河南省圖書館藏有寄暢樓刊本，為大字大型本，每頁九行，行二十二字，字體部分粗黑，為清代人修補所致。詳見申暢：〈明代中州小說大家方汝浩及其代表作《禪真逸史》〉，《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18 卷第 01 期（1991 年），頁 71-75。

¹⁵ 《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真逸史》八集四十回明程正揆撰，明末刻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前有封面，事云：「此南北朝秘笈，爽閣主人而得之，精粹以供海

真逸史》曾於晚清時改易名稱為《殘梁外史》、《妙相寺全傳》等。其中有清末民初石印本《繡相妙相寺全傳》殘存 2 卷 10 回，現藏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此書前有鴛湖人重新作序、及未署名之〈凡例〉三條。¹⁶於圖像部分，皆不同於明、清眾刊本之圖，另繪製梁武帝、高丞相、林長老、杜伏威、張若莊、虞天敏、章虎、苗二、鍾愛兒、段春香、尹氏女、林將軍、禪真、守淨 14 幅，圖中刪去贅語、人物選取多配角及女性角色的繪製，與清代刊本所選人物多為男性主角有所不同，或可見此石印本插圖著重之處。

綜觀明、清兩代《禪真逸史》之眾版本，依正文內容而言，此間並未有情節的歧異及刪削，唯於版式、字句及異體字上些微有別。然而在序文與圖像部分則有大幅變動，明原刊本有 15 人序、隨回附情節圖示於葉首共 80 幅；崇禎間爽閣刊本則僅留徐良輔、傅奕、夏履先〈凡例〉之 3 人序文，並刪去圖像；入清後之版本，圖像改易以人物為中心、刪去全部序文，僅存夏履先〈凡例〉，又正文於重刻的同時，亦刪去圈點與評論，唯書名仍舊保持「批評」二字、亦並未更動〈凡例〉中所言「本書有圈點」之論。由是觀之，隨著時代的遞嬗，《禪真逸史》所錄序文越來越少，圖像隨之易動，由故事中心轉為人物中心，或呈現出不同的著重面向。

（二） 《禪真後史》

《禪真後史》，版本較《禪真逸史》來得精簡，依目前所見有明錢塘金衙原刊本、明清兩代所刊之錢塘金衙重刊本、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清本衙刊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考證，有一明崇禎間崢嶸館序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插圖三十葉，記有刻工姓名洪國良，藏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¹⁷為目前所知最早版本。而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之明錢塘金衙原刊本其版式體例、插圖數量與孫氏紀錄相同，因未見，故不知二者是否為同。明錢塘金衙原刊本，《新鐫批評出像通俗演義禪真後史》10 卷 60 回，版式為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四周單欄，有罅線，有批點、天頭有評。正文前有崇禎己巳蘭盆日翠娛閣主人〈禪真後史序〉與〈禪真後史源流〉兩

內，刀筆既工，鑿刊更密，文犀夜光，世所共賞。嗣此續刻種種奇書，皆膾炙人口，偁有棍徒濫翻射利，雖遠必治，斷不假貸，具眼者當自鑒之／白下翼聖齋藏板。」序首鈐「鄞馬廉字隅卿所藏繩書」朱文長方印、「隅卿藏珍本小說曲」朱文方印、「隅卿讀書」朱文方印尾鈐「不登大雅之堂」白文方印。詳參魏隱儒：《書林掇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而此處小說作者非為明末清初畫家「清溪道人」程正揆（1604—1676），應為魏氏誤植。

¹⁶ 觀此〈凡例〉，為截取明清眾刊本〈凡例〉之言，節錄三條於書中。

¹⁷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190。

文，圖像 30 幅則置於各回首，描繪故事情節。封面為「清溪道人批評演義／禪真後史／續有後史一書，其間榆美刺回，閑邪崇正，蹟則真，事則核，摠有裨於世教，編輯既成，無敢自隱，用公同志，識者鑒之／錢塘金衙梓」。書中鈐有翠娛閣主人陸雲龍之圖記、¹⁸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方印），可知此書曾由鄭振鐸所收藏。而於《禪真逸史》中之避諱字——校，《後史》錢塘金衙原刊本每集頁首在註記評校者之時並未改動為「較」字，並無避諱之情形。而此原刊本內容完整、插圖細緻，為眾多版本中最全者，故本文將以此明刊本為主，進行比較論析、開展論述。

而據圖書目錄顯示，錢塘金衙本於明清皆有重刊本。明錢塘金衙重刊本，10 卷 60 回，一藏於中國浙江圖書館，由《古本小說集成》景印收錄、一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此兩藏本封面與序跋、版式皆同，為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四周單欄，有罅線，有批點，天頭有評。兩部封面較之以明原刊本，皆改易為「清溪道人批評演義／禪真後史／用公同志識者鑒之／錢塘金衙梓」，其後仍有崇禎己巳蘭盆日翠娛閣主人〈禪真後史序〉與〈禪真後史源流〉兩文。之於圖像，浙圖藏本有圖 40 幅，圖中皆有註記情節內容，其置於目錄之後、正文之前；而臺師大藏本並未見圖葉。至於藏書印方面，兩藏本皆有翠娛閣主人陸雲龍序之圖記，唯浙圖本多鈐有傅式說藏書印——浮雲書屋珍藏（朱文長方印）、浮雲書屋（朱文大方印）、辛氏珍藏書畫印（白文方印）、浙江圖書館珍藏本（朱文方印）等印。而清代錢塘金衙重刊本，有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其版式、圖像亦同於明代錢塘金衙重刊本，但封面題字，卻與明原刊本同。¹⁹

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8 卷 53 回，一藏於日本無窮會織田文庫，由《古本小說叢刊》景印收錄，版式為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版心花口，單黑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上下單欄、左右雙欄，有罅線，有批點。封面題「通俗演義／禪真後史／同人堂藏板」，圖像 40 幅，圖中皆有註記情節內容，置於目錄之後、正文之前，與錢塘金衙重刊本同。觀其圖葉，所選情節構圖及註記內容皆與錢塘金衙刊本相同，然其筆劃勾勒較錢塘金衙刊本簡約粗略，間隙紋理描繪更為簡單。而另一同人堂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微縮資料者，版式相同，但未

¹⁸ 翠娛閣主人印（朱文長方印）、兩侯（白文方印）。

¹⁹ 封面為「清溪道人批評演義／禪真後史／續有後史一書，其間榆美刺、回閑邪崇正，蹟則真，事則核，摠有裨於世教，編輯既成，無敢自隱用公同志，識者鑒之／錢塘金衙梓」，不同於明代金衙重刊本之「清溪道人批評演義／禪真後史／用公同志識者鑒之／錢塘金衙梓」。

有圖像之收錄。兩藏本於正文裡，丙、戊、己、辛四集頁首在註記評校者時，²⁰使用「評較」二字，為避明熹宗朱由校之諱也。

而清代本衙刊本，8 卷 53 回，藏國立臺灣大學，其版式為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回數，下記葉數；上下單欄、左右雙欄，有罅線，有批點，天頭無評，未見圖像。《禪真後史》全書一般而言共 10 集 60 回，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與清本衙刊本，僅 8 卷 53 回，實則是刪節原 60 回本中之 49 回至 55 回，此七回原為鄉宦來偉臣眾妾與和尚嵇西化之姦淫故事，其後為瞿琰所懲。兩刊本將此七回刪去，將第四十八回「告病還鄉期避世，割襟為聘結良緣」直接後接 60 回本之第 56 回「顧大郎為弟求醫，顏氏女訴冤索命」，作為第 49 回內容。此刪去情節所述場景露骨辛辣，或許是捨棄原因，然亦可能有其他因素，需再更進一步探究。

又，除上述眾版本之外，《禪真後史》有「三教覺世」本，據清康熙時人劉廷璣（生卒年不詳）《在園雜誌》卷三記載：「外而《禪真逸史》一書，《禪真後史》二書：一為三教覺世，一為薛舉托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²¹可知清時《禪真後史》有兩種故事刊本行於世，其分別為「三教覺世」與「薛舉托生瞿家」，今之所見所有版本皆為「薛舉托生瞿家」之故事內容。而關於此「三教覺世」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寧稼雨《中國小說總目提要》、劉世德《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皆斷定其已亡佚，然據《中國古籍文獻拍賣圖錄年鑑》中有記載「新鐫批評出像覺世禪真後史真本」一書於拍賣場上出現，《年鑑》中紀錄之前六回回目、內容，較以現行《禪真後史》大有不同，目前此「別本《禪真後史》」並不為人所見，內容是否與現行《後史》有所關聯，書名之異同、版本系統之界定等，亦無法得知，僅能作為另一版本之訊息紀錄。²²

²⁰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古本小說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1333。

²¹ 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卷 3（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25。

²² 《中國古籍文獻拍賣圖錄年鑑》中記載別本《禪真後史》版本項言：「新鐫批評出像覺世禪真後史真本，題虎林心心仙侶纂，燕山天都外史評，明刊本，四冊，竹紙；書存六卷、內有插圖四十九幅，版畫筆觸細，刻工精緻。版框高 19.8cm，寬 13.2cm；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單邊。」另，關於前六回回目，別本《禪真後史》為：「初試耳眼鼻舌，歷試諸艱不迷；歷試諸艱不迷，隨寓道心常定；識得幻中有幻，方知真里非真；趙玄壇鬧天門，杜薛張參上帝；玉皇尊錫封爵，天主聖演道真；四師舌戰酒鬼，三劍同擊邪魔。」而現行《禪真後史》為：「耿寡婦為子延師，瞿先生守身矢節；醉後免兒追舊債，夜深碩士受飛災；二真仙奇遇傳方，裘五福巧言構釁；聽讒言潑皮興大訟，遇知己老穆訴衷情；裘教唆硬証報仇，陸夫人酬恩反目；商天理肆惡辱明醫，秋傑士奮威誅劇賊」兩部書籍回目雖全然不同，但此中別本《禪真後史》第四回之「杜、薛、張」，推測應為《禪真逸史》之人物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是故應是與《禪真逸史》有所承繼。而此部書籍曾出現於 2003 年 11 月 26 日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

是故，《禪真後史》之版本系統可分有四：明錢塘金衙原刊本、明清兩代之錢塘金衙重刊本、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清本衙刊本。所屬錢塘金衙者，原刊本以降，明清皆有重刊本，明時重刊本圖像全置前、封面改易，而清時重刊本圖像亦全置前、封面卻與原刊本同。若以故事內容刪節與否而論，錢塘金衙本皆為十卷 60 回全本，同人堂刊本、清本衙刊本為刪節原 60 回本中之 49 回至 55 回，重新分卷，為 53 回。此外，據今人考察，《禪真後史》於清時另有「三教覺世」本傳世，因目前未見，故不知其詳細異同為何、版本為何。

三、 傅奕其人與其序〈讀禪真逸史〉

綜上所述，《禪真逸史》自明原刊本以降之眾版本，所收序文數量越來越少。作序者由原先明原刊本的 15 人：傅奕〈讀禪真逸史〉、諸允修〈奇俠禪真逸史序〉、徐良輔〈題奇俠禪真逸史〉及李蕃、施途原、翁立環、陳台輝、徐良翰、閻宗聖、謝王鄰、李文卿、李儁卿、夏禮、夏之日、方汝浩，數量降為明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的 2 人：徐良輔〈題奇俠禪真逸史〉、傅奕〈讀禪真逸史〉，更在入清之後的所有版本，皆未有序文之收錄。明原刊本作序者之眾，較同期小說而言鮮見，為一特出之處，亦可推知出版者及相關人士對於《禪真逸史》出版之關心。

在眾多序文之中，除首篇傅奕〈讀禪真逸史〉署名「唐太史令傅奕撰」外，其餘人等皆為晚明時人。而成書於天啟、崇禎年間的《禪真逸史》，序文絕不可能由唐代官員所做，是為托名的現象。然為小說編纂者何要選擇傅奕此人，托名為小說作序，且置於全文之首，箇中緣由，則可由正史中傅奕其人其事說起。傅奕（555—639），相州鄴（今河南安陽）人，唐高祖時為太史令，傅氏極度反對佛教，武德元年（618）始請廢佛，其後數年不間斷，更於武德九年（626），連上七疏請求廢佛，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條、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²³其排佛之文如〈請廢佛法表〉、〈請除釋教書〉等，有收錄於《全唐文》之中。《舊唐書·傅奕傳》中亦有記載〈請除釋教書〉，²⁴為傅奕排佛之論，認為佛教妄說罪福，專行十惡，使人不忠不孝、遊手好閒、背信棄義，所傳者為妖言妖法，迷惑視聽；更

司拍賣會，並以四萬四千元人民幣成交，詳見金藏：〈別本《禪真後史》未佚〉，《文學遺產》第 03 期（2006 年 3 月），頁 60。

²³ 後晉·劉昫、張昭遠編：《舊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刊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79。

²⁴ 〈請除釋教書〉：「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後晉·劉昫、張昭遠編：《舊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刊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79，頁 6 下-7 上。

遑論對於社會經濟實質的負面影響，如逃避賦稅、徭役、生產等，故其主張驅除胡僧，並使中國僧尼還俗。此些論點亦激化了唐初的佛道之爭，是於武德九年（626），由傅奕率先上書，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跟進，先後上奏高祖，爭論佛道席次先後，形成道教徒圍擊佛門之勢。同時佛中弟子不堪道徒之謗，遂亦撰文回擊，如：釋普應作〈破邪論〉2卷、李師政撰〈內德論〉及〈正邪論〉、法琳作〈破邪論〉等，用以疾道教之虛妄，使得佛道之爭日益激烈化。²⁵由是觀之，回觀序文〈讀禪真逸史〉中開頭即寫道：「夫佛者，拂人之性，無父無君，夷教也；不容於堯舜之世，崇之，是戮民也。」的確有如傅奕之言，將佛教斥為夷教，不見容於傳統中國儒家社會之中，若有所推崇，則是人民的不幸，吻合正史上傅奕對於佛教的態度及其事蹟、形象。然，歷史上排佛人士眾多，為何小說編纂者選擇托名傅奕此一人物作為首位作序者？或有更深一層選取動機。

五代、唐朝的文言小說，描寫佛道之爭的，傅奕作為主角者時有可見，其中以道法驅逐妖僧、使術唸咒、破邪法形象示人為典型，或因其排佛、謗佛之故，在小說中有遭報入冥的敘寫。如此以道制佛與入冥故事類型，都能回應《禪真逸史》中佛（禪）道（真）關係的故事情節。關於傅奕對峙、驅除胡僧的故事，可見於唐代劉餗（天寶時人，生卒年不詳）的《隋唐佳話》及李冗（生卒年不詳）《獨異志》中。《隋唐佳話》卷二：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生人。太宗令于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者，便不復蘇。²⁶

鑑於唐代小說的史學性，或多以歷史人物事件為書寫主體，在此先不深論，但仍可以由此文看出，此段正是由史上傅奕反佛、與太宗之對話敷演而成。²⁷傳

²⁵ 詳參徐輝：〈從唐代道教小說看唐代的佛道之爭〉，《哈爾濱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2007年1月），頁102。

²⁶ 唐·劉餗：《隋唐嘉話》（明顏氏文房小說本，約西元14世紀），卷上，頁10上。

²⁷ 《舊唐書·傅奕傳》：「唐太宗常臨朝謂傅奕曰：『佛道玄妙，聖蹟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傅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後晉·劉昫、張昭遠編：《舊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刊本，約西元18世紀），卷

奕言胡僧之妖術為邪法，自己並不會受其影響，然最終法術為胡僧自身所反噬，自食惡果。那為何傅奕在未動分毫的情況下便成功反制胡僧呢？李冗《獨異志》中〈傅奕〉一文描寫道：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眾。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為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²⁸

從這則故事可以知道，傅奕一樣的不信佛法與以身試法，但在反制之時，傅奕端笏及說以「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火便反噬胡僧。笏，又可稱為奏板，為古代大臣朝見君主時手中所拿的狹長手板，多用玉、象牙或竹製成，板上可以記事，後成為道教所援用為法器之一，供道士在科儀齋醮時使用，此處的笏除了為一般官員上朝時使用外，亦可視為傅奕道士形象的描繪。而傅奕口中所念，更可視為道咒中常以「元亨利貞，急急如律令」做結的一個描寫。《禪真逸史》中亦曾出現排佛思想，其中以首回〈高丞相直諫避邪 林將軍急流勇退〉藉高歡上諫魏主廣建佛寺之口言，相當地慷慨陳詞：

夫佛氏崇尚虛無，絕滅人輪，悖逆天理，誤天下之蒼生者也。……至于佛會之說，其惡尤著。科斂人財，聚集男女，陽為拜佛看經，暗裡偷情壞法，傷風敗俗，紊亂綱常，莫此為甚，其罪一也。……惟此緇髡，暖衣飽食，游手好閒，口誦彌陀，心藏荊棘，蠹國害民，又莫此為甚，其罪二也。……又若鬼計神謀，爭日奪產，倚官托勢，賄賂公行，爭訟以求必勝，圖謀以期必得，博弈賭錢，酗酒宿娼，逞無厭之慾，以為師徒衣鉢計，此則僧而貪婪奸險、持詐力以亂天下者也。僧為世蠹，又莫此為甚。其罪三也。負此三大罪，重佛何為？臣素奉教於賢人君子，振綱肅紀，崇正辟邪，乃聖帝明王相沿之法。釋教之謬，實所未聞。臣愚戇，冒瀆天聽，伏乞聖

79，頁8下。

²⁸ 唐·李冗：〈傅奕〉，《獨異志》（明萬曆年間商濬刊稗海本，約西元16世紀），卷1上，頁26上。

涵。29

此段言及佛教之過，與唐時傅奕之奏相似，篤信佛教違背天理誤蒼生、神鬼妖術禍國殃民、有損國之經濟，是為邪，必須正之。此些想法置於小說中，便是「司空見慣」地排佛之論，在此先不深論小說中對於「佛道」的看法，但小說既然以「禪真」作為標題，是可見其欲討論佛道關係之用心。而傅奕曾經驅除妖僧的故事，於《禪真逸史》第 17 回〈古嶠關啜守存孤 張老莊伏邪皈正〉林澹然在偶遇西蕃頭陀並與之對峙之時，有所相似。雖然當時林澹然已出家為僧，但卻使不使用冠以佛名之武藝、術法與番僧交手，用意在於使用佛外之法克敵，似同於傅奕以「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來反制西國胡僧般地打敗番僧，使其心服離去。是故，傅奕其人其事，乃至傅奕於作為描寫佛道相爭的小說之主角，對於《禪真逸史》情節故事的編成，或多有影響。

由是觀之，從正史中的排佛，到唐小說中道士唸咒、對峙胡僧的描寫，成為了傅奕形象的一個典型，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故事類型。除此之外，傅奕太史令的身份，亦能為小說更添「是書雖是逸史，而大異小說稗編，事有據、言有倫主持風教，範圍人心」³⁰之用，藉由紀錄史事的太史令之口，對讀者宣揚小說具有如正史般「兩朝隆替興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輿圖土宇，燦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詞家之班馬。」³¹的價值。是故，藉由托名唐太史令傅奕的作序，以其口說出「予讀禪真集，見其彝倫攸秩，結義侃凜，使人援其道而施於國。」³²之言，在閱讀禪真小說，能見到倫常的秩序以及世道義的彰顯，使人能引正道來施救國家。《禪真逸史》之所以選擇傅奕為作序者，是欲明示連極力排佛的傅奕都能對小說有如此的推崇，藉傅奕之口重新定義排佛與否的論述，也在「逃禪」、「溺禪」之間，評論主人公林澹然，為整部小說融合三教的色彩，增添了更強的說服力。若由讀者面向觀之，小說利用傅奕為作序者，可知傅奕其人其事及其故事類型，是為人熟知；援古人之名作為序文，是〈凡例〉中「爽閣主人素嗜奇」、³³作為小說出版特色的最佳註腳。小說編纂者的用心，可以從此托名傅奕而知，此序文借用正史上傅奕的形象來呼應小說的內容範圍，甚至可以說是一出版策略，在貼近小說主旨的同時，更能增加「噱頭」、吸引讀者的注意，使得傅奕〈讀禪真逸史〉

²⁹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卷首，頁 4-5。

³⁰ 明·清溪道人：傅奕〈讀禪真逸史〉，《禪真逸史》，卷首，頁 1。

³¹ 明·清溪道人：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八條〉，《禪真逸史》，卷首〈凡例〉頁 1 上。

³² 明·清溪道人：傅奕〈讀禪真逸史〉，《禪真逸史》，卷首，頁 1。

³³ 明·清溪道人：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八條〉，《禪真逸史》，卷首，〈凡例〉頁 3 下。

此文在一眾序文當中作為首篇，起到宣傳與承先啟後的作用。

四、 夏之日序文與杭州書林陸氏出版

《禪真逸史》之序文除了有托名現象之外，另篇序文中篇末有署名「宣子夏之日說」之夏之日及其所鈐兩圖記，同有出現於明崇禎間刊本昆腔散出選集《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之首篇序文中。明崇禎間刊本《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怡春錦曲》（簡稱《纏頭百練》）6卷，冲和居士選編，版式為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上記書名，中記曲名，下記葉數與集名；四周單欄，有罨線、有批點，無封面，其中葉一版心下方記有「洪國良鐫」。現藏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全書以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分為六集，圖像部分計有半葉十四幅，序文部分則有空觀（即夏之日）〈纏頭百練序〉及署名物醒山人、生查子文魔、生生子、元美、醉花老、搏痴居士、風流主人、玩世君、浣華傭、中肩人、巨卿、有容父等篇；圖像與序文分散各集中，並無一定排列順序。

《纏頭百練》有其續集，名為《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簡稱《纏頭百練二集》）6卷，崇禎三年（1630）武林崢霄館序刊本，冲和居士選編，版式為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花口，無魚尾，中記曲名，下記葉數與集名；四周單欄，有罨線、有批點，有封面「樂府纏頭／百練二集」，其中圖像葉一中記有記有「洪國良鐫」。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為《明清孤本戲曲選本叢刊第一輯》景印收錄。同《纏頭百練》之分集方式與集名，《纏頭百練二集》亦以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分為6集；圖像部分則計有半葉24幅；全書總序一篇，文末題「庚午中秋日瓠落生題於崢霄館中」，並有翠娛閣刀（朱文方印）、兩侯氏（陰陽文方印）兩圖記。然而其序〈百練二集引〉有提及禪真小說之相關訊息：

清溪道人素為著作手，更邃於學。先我有心，嘗簡拔名曲為《纏頭百練》，已自紙貴。今復精遴為選之二。個中網舊曲以立式，懷歌詞以盡才，旁及弦索以存古，間採弋陽以志變。刪棘口之音，為協耳之調。……時庚午中秋日瓠落生題於崢霄館中。³⁴

³⁴ 明·冲和居士：《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明清孤本戲曲選本叢刊第一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400-403。

綜合前述禪真小說之版本與作者、刊者，兩部曲選集與其之關係為：首先，〈百練二集引〉中所提及之清溪道人，即為兩部禪真小說之作者方汝浩。其次，兩部《纏頭百練》之編選者——冲和居士，亦可見於《禪真後史》評校者之署名。再次，《纏頭百練》分集方式與《禪真逸史》之「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禪真後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類似，且與《禪真後史》同，將集名標註於版心最下方。最終，雖《纏頭百練》並未言及刊刻者，惟經學者考證，其版刻形式、選編者、刻工均同崇禎三年崢霄館所刊刻之《纏頭百練二集》，故兩部刊刻者皆為崢霄館，且不晚於崇禎年間。³⁵而《禪真後史》便正由杭州書林陸氏崢霄館所刊，正文前錄有翠娛閣主人〈禪真後史序〉。是故，夏之日、冲和居士、清溪道人、崢霄館等相關人士，以此可證其相互合作出版書籍或有所關聯。

另外，據孫楷第於《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記錄《禪真後史》明崇禎間崢霄館序刊本，記有刻工姓名洪國良，³⁶與兩部曲選集相同。觀《纏頭百練》圖版，其紋理線條、構圖形式如屋簷磚瓦、人物表情、衣著服飾、植物勾勒等，皆與《禪真後史》原刊本圖像頗為相似，甚是精美。再進一步考察洪國良（崇禎時人，生卒年不詳）此人，洪氏為明末蘇杭一代著名刻工，刻有《龍陽逸史》崇禎壬申五年（1632年）序刊本、《禪真後史》原刊本、兩部崇禎年間刊《纏頭百練》、《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繹》、人瑞堂本《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豔史》、《蘇門嘯》等，其中尤以曾與黃建中、劉應祖、劉啟先、黃汝耀等人同刻《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崇禎刊本，³⁷最為知名。藉由《禪真逸史》夏履先爽閣原刊本難能可貴的眾多作序者——夏之日，按圖索驥目前可知，夏氏亦曾為冲和居士選編之《纏頭百練》作序文，而冲和居士即為《禪真後史》之評校者；在同為崢霄館所刊之《纏頭百練二集》之〈百練二集引〉甚至有提及清溪道人之名號，而清溪道人即為禪真小說之作者。就其插圖而言，《禪真後史》與《纏頭百練》、《纏頭百練二集》之刻工皆為洪國良，作為杭州崢霄館刊刻書籍刻工之一。禪真小說之作者清溪道人方汝浩，過往研究中大多將其視為小說家，但上述可知，方汝浩似乎亦有作為戲曲之編纂者，且其所編之書籍或與杭州書林陸氏關係匪淺，《禪真逸史》作序者十五人，亦為有關係之人士，欲更進一步釐清禪真小說之出版與還原天啓崇禎年間、蘇杭一代之出版文化，則有待更深入之考

³⁵ 趙林平：《晚明坊刻戲曲研究》（江蘇：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班，2014年），頁146-147。

³⁶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90。

³⁷ 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8年），頁10。徐小蠻、王福康：《中國古代插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察。

五、 結語

本篇從《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的版本考釋出發，在梳理其刊刻與承衍的過程中，釐清小說本身的出版情形，亦欲藉由其序文，了解創作者、出版者、作序者與禪真小說之關係，以探討小說的成書及其與其他出版品之關聯。

其中關於小說的版本，《禪真逸史》，全名《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由清溪道人方汝浩所著。於明代天啟、崇禎年間，有明爽閣夏履先原刊本與明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於清時有夏履先刊本與明新堂刊本、文新堂刊本、清末石印本四大版本。而在版本承衍的過程中，最為顯著的特色便是由明原刊本的 15 篇序文、80 幅圖像，明崇禎間本衙爽閣刊本的 2 人序文、無圖像，至入清後刪去序文、圖像改易為人物中心等。而《禪真逸史》之續作——《禪真後史》，全名為《新鐫批評出像通俗演義禪真後史》，則有明錢塘金衙原刊本、明代與清代之錢塘金衙重刊本、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清本衙刊本四大版本系統。其中在圖像部分，明錢塘金衙原刊本有半葉圖 60 幅、明錢塘金衙重刊本則有 40 幅。版本間情節有刪削現象，錢塘金衙原刊本、重刊本為 60 回全本，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清本衙刊本為 53 回刪減本。

在釐清版本承衍之時，《禪真逸史》之原刊本，內容完整、插圖豐富，為眾多版本中最全者，且作序者多達 15 人，為其他小說所鮮見。而作為首篇序文的唐太史令傅奕〈讀禪真逸史〉，實則為托名而作。傅奕曾任官太史令，為唐初時人，極力反佛，數度上書朝廷言及佛教之惡，如此主張排佛、驅胡僧的形象，也為唐五代涉及佛道之爭的小說所使用，敷演出道法制僧等小說題材。除了中國的小說外，傅奕之人事甚至為江戶時大儒林羅山所編譯之《怪談全書》所收入，可見其形象之鮮明及影響之鉅。《禪真逸史》首篇序文便托名傅奕所作，除了能與小說中心意旨與情節橋段如：排佛、佛道關係之情事貼合外，藉由太史令的作序「推薦」，為小說的歷史性作上保證，具有其宣傳效果。而將其置於篇首，更是立下小說之定位——在正史之外所「逸」之史事，使小說內容皆是「事有據、言有倫」，吸引讀者購買與閱讀。

然而除了《禪真逸史》序首托名傅奕撰之外，一眾作序者中夏之日亦有其可溯之事。於崇禎年間武林陸氏崢霄館所刊之散曲集《纏頭百練》之中可見夏之日作序，亦鈐有與《禪真逸史》中相同的兩枚圖記。而《纏頭百練》及其續作《纏頭百練二集》，皆為冲和居士所編選，冲和居士亦為明錢塘金衙、陸氏翠娛閣序

之原刊本《禪真後史》的評校者。又《纏頭百練》、《纏頭百練二集》與《禪真後史》原刊本之圖像，皆同出自洪國良之手。另外，於《纏頭百練二集》中序文〈百練二集引〉更有提及禪真小說之作者清溪道人方汝浩編纂此曲選集，這使得原先大都以小說家面貌示人的清溪道人，多了不同的面向。於《禪真逸史》而言，作者清溪道人、眾位作序者與書坊主夏履先之關係，又或改為由陸氏刊刻之續集《禪真後史》的出版，各方人士互動之密切，或有一定之交遊與出版網絡。此對於考察天啟崇禎年間、蘇杭一代之出版文化，或能投石問路，其餘內容則有待後續深入論析。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後晉〕劉昫、張昭遠編：《舊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刊本，約西元 18 世紀。
- 〔唐〕劉餗：《隋唐佳話》，北京：商務印書館，1927 年。
- 〔唐〕李冗：《獨異志》，明萬曆年間商濬刊稗海本，約西元 16 世紀。
-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壬午本，約 1522 年。
- 〔明〕雉衡山人：《東西兩晉演義序》，明萬曆四十年周氏大業堂刊本，約 1612 年。
- 〔明〕冲和居士：《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明清孤本戲曲選本叢刊第一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
- 〔明〕方汝浩編次、黃坤校注：《禪真逸史》，臺北：三民書局，2017 年。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罕本中國通俗小說叢刊第三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75 年。
- 〔明〕清溪道人編著，江巨榮、李平校點：《禪真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明〕清溪道人編著，高學安、余德余校點：《禪真逸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明〕清溪道人編著、兌玉校點：《禪真逸史》，濟南：齊魯書社，1986 年。
- 〔明〕方汝浩著、王逸民校點：《禪真後史》，成都：巴蜀書社《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之七，1993 年。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明原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明本衙爽閣刊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清夏履先本衙刊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清明新堂刊本，日本公文書館藏。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清文新堂刊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 〔明〕清溪道人：《禪真逸史》，清末石印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明〕方汝浩著、歐葦點校：《禪真後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明〕清溪道人編次，侯忠義主編：《禪真後史》，《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第 4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 〔明〕清溪道人編次、冲和居士評校，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禪真後

史》，《古本小說叢刊》第十九輯第三冊，明同人堂藏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明〕清溪道人編次、沖和居士評校：《禪真後史》，《古本小說集成》明錢塘金衙梓刊本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明錢塘金衙原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明錢塘金衙重刊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清錢塘金衙重刊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明崇禎間同人堂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日本無窮織田會藏。

〔明〕清溪道人：《禪真後史》，清本衙刊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卷 3，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二） 近人論著

井玉貴：《陸人龍、陸雲龍小說創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申 暢：〈明代中州小說大家方汝浩及其代表作《禪真逸史》〉，《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18 卷第 01 期，1991 年，頁 71-75。

宋 艷：〈《禪真逸史》成書時間考證〉，《安徽文學（下半月）》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頁 9-11。

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林秀芝：《《禪真後史》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班，2011 年。

金 藏：〈別本《禪真後史》未佚〉，《文學遺產》第 03 期，2006 年 3 月，頁 60。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

徐小蠻、王福康：《中國古代插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徐 輝：〈從唐代道教小說看唐代的佛道之爭〉，《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頁 101-105。

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8 年

陳筱玲：《《禪真逸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2009 年。

董定一：〈一部帶有標志意義的俠游小說：淺談《禪真逸史》對《水滸傳》的變革與繼承〉，《石家莊學院學報》第 17 卷 04 期，2015 年，頁 75-79。

賈海建：〈明代小說家清溪道人考辨〉，《明清小說研究》02 期，2013 年，頁 199-209。

- 路 工：《訪書聞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趙林平：《晚明坊刻戲曲研究》，江蘇：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班，2014年。
- 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戴不凡：《小說見聞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 魏隱儒：《書林掇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